



华不注投稿邮箱:
qlwbhzbz@163.com

【忆旧】

“邂逅”塞风

□张期鹏

“邂逅”塞风?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,兀自笑了。

塞风是我敬仰的一个诗人。他以“抗战诗”走上诗坛,以“黄河诗”闻名于世。在我的印象里,他的诗是力和美的化身,正像他的名字一样。但我到济南工作时他已去世,我无缘与他相识,更无缘聆听他的教诲。

后来我爱上了藏书,并且着力搜集自己挚爱的名家著作版本,有合适的机会便请他们签名。书橱里,塞风的著作也不少,有时在寂静的深夜翻看、摩挲,不禁有一种空空落落的怅惘。步出书斋,仰望星空,仿佛塞风正用他那热切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世界,注视着这个世界上的读书人。月光如水,又迷离如梦。

一个人常常会做梦,也需要有点梦。梦久成“真”,那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奇遇呢?就在这个时候,我“邂逅”了塞风。

那是今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上午,我和妻子到中山公园淘旧书。整个旧书市场上人头攒动,许多人汗流满面,但乐此不疲。在一个旧书摊上,我忽然看到了一本满面尘垢的《塞风诗精选》。我虽然早已藏有这本书,但看到它令人惋惜的面目,还是忍不住拿了起来。好在是塑封封面,稍一擦拭就光彩焕然而了。

翻开扉页,我不禁眼前一亮。真的是眼前一亮!那上面赫然写着“共玉诗友指正”,并签有塞风的名字,盖有他的朱文印章。我在惊喜之余,不能断定这是不是塞风的真迹,连忙发微信向一个与塞风熟悉的朋友求证,他接着就发来了肯定的回复。同时告诉我,“共玉”姓杨,是济南的一个诗人、山水画家。稍后他又打来电话说,他已经“质问”过共玉为何将塞风的签名本卖掉,共玉说当时塞风签赠给了他好几本,他把其中几本送朋友了,不想所送非人,被朋友卖掉了。

我却没有责怪共玉和他的朋友的意思。我觉得书之流传,渠道很多,我所购买的一些珍贵版本,就是从私人手中流出来的。他们一段时间或较长时间的保存,恰好为下一个藏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。倘若不是共玉的朋友,我怕是无缘收藏塞风的签名本了。一次难得的“邂逅”,圆了我一个长长的痴梦,多么幸运。

因书结缘,世界于是变得很小。就在今冬的第一场雪后,我见到了共玉先生,他的头发卷卷的,眼睛里似乎永远含着笑意。那一天,酒至微醺之际,他对我说:“你那么喜欢书,喜欢塞风,我抽空送你一幅塞风的书法吧,我那里有好几幅。”我相信他的话是真诚的,我也理解他为什么会把塞风的签名本送给朋友了。

“邂逅”塞风,让诗人渐渐远去的一缕诗魂,重又回到了我的面前;也让我与一个可能永远陌生的书友,开启了一段书缘。这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。人生幸事何其多矣,只要你喜欢读书。

【琐记】

从『剃头匠』到『理发师傅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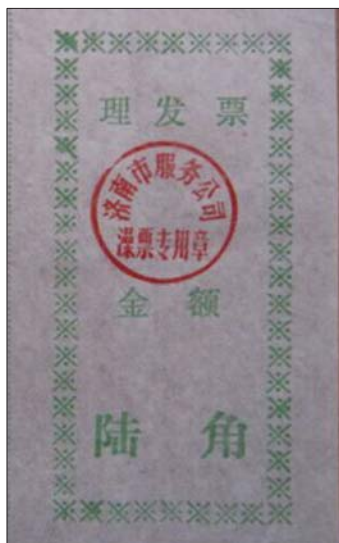
□台应新

我查阅了许多资料,老济南从什么时候有的“理发店”这个称呼,还真是无从考究。只是从部分史料中知道,老济南1904年开埠之前,济南没有“理发店”这个称呼,那时候管“理发师傅”叫“剃头匠”。

听老人们讲,那时的剃头匠没有固定地点,整天挑着剃头担子走街串巷。剃头匠的担子,一头是长方形的凳子,下面有两个抽屉,放着剪子、刀、刷子等工具,另一头是一个热热的炭火炉子,炉子旁边挂着铜脸盆和毛巾,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坐下剃头。估计“剃头挑子——一头热”的俗语,就是这么来的。

那时他们也懂得做“广告”,聪明的剃头匠就把两根长铁片挂在炉子边上,让铁片碰撞炉子并发出有节奏的响声,人们老远听见这种悦耳的声音就知道是“剃头的来了”。后来有了几家“坐地为商”的剃头铺,门前挂一缕头发作为“剃头铺”的标记,以后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剃头铺的存在,他们就把门前挂着的头发改为布幌子,上面书写“灯下剃头”。比如1912年,在县西巷就有了济南史料中可查阅到的第一家“剃头铺”——“振祥剃头铺”。

“振祥剃头铺”的主人叫王振祥,铺子临街,屋里除了很简单的理发工具外,主要“硬件”就是高低凳、瓦盆和一个镜子。后来,“剃头铺”渐渐地改称为“理发店”。到了1924年,有人在大明湖的司家码头开设了“江苏理发馆”,1928年前后,“奇美理发店”就在大观园附近开张营业了。据说现在济南市那些大大小小的美发店、美容店、理发店门前悬挂的三色花柱旋转灯,就是“奇美理发店”开业之初,参照上海理发业的做

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理发票。

还好人一个清白

□彭思信



大洪今年30岁,没有老婆,他想娶老婆,可他没工作,拿什么娶老婆?大洪一直想找个工,想来想去,开出租吧。大洪有驾驶证,就用祖上留下来的房子,按揭贷款买了车,开了起来。

这天大洪刚一出门,生意来了,有人要打车去电视台。大洪高兴,刚出门就有人坐车,大吉大利,大洪开车直奔电视台。

正行驶着,突然前面有辆车把一个老头撞倒了,那车朝后一倒,一打方向跑了,雨中,鲜血染红了路面。大洪看老人被撞得不轻,他的车就在老人的身边停了下来,他对车上的人说了句,“对不起,我要带老人去医院。”

不等坐车上人说什么,大洪已经把老人抱上了车,坐车上人只好走了。

大洪把老人带进医院,老人要急救,医院要钱,大洪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医院,他想,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浮屠,见死不救不是大洪的本色。



曾经辉煌的中华老字号——奇美理发店,见证了济南理发行业的发展史。

法,把极具诱惑力的三色花柱旋转灯“引进”济南的,随后其它理发店也纷纷效仿。久而久之,这种外形多种多样、内部可以旋转的三色花柱灯,就成为济南理发业的形象标志。

从记事儿起,我就在老商埠的西市场里理发,我记得那个理发店叫“西市场合作理发店”。

听我父母讲,这个理发店是1956年通过公私合营,也就是把周边一些小的私有的理发店的“理发师傅”,统统合编起来,成立的“合作理发店”。西市场里类似的还有“合作文具店”“合作委托店”“合作饭店”等等。

合作理发店的师傅个个技术娴熟,待人热情。我记得踏进理发店的门,迎面就是几条长长的木制连椅摆成一个U形,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桌子,顾客进门后自觉地坐在椅子口的末端挨号排队,通过U形的木椅转向前面,很少有插队“加塞儿”的现象,中间的桌子上摆着洗刷干净的茶碗,顾客想喝水就去墙边的保温桶里自斟自饮,桌子上有报纸和连环画书,可以用来消磨时间。我去理发时,师傅不问发型,直接给理一个“学生头”。

据我父亲回忆,那时候给大人们刮胡子,师傅们总是忘不了先把刮胡刀在牛皮带子上来回蹭几下,好像是刮胡子之前的必然程序,这是告诉顾客:这刀儿磨好了,也等于消毒了,保证给您刮得又快又干净。洗头时讲究的是“抓透痒”,不像现在的“水过头皮湿”,尤其理发师傅在打上肥皂洗第二遍的时候。双手从前向后抓、揉,随着双手的旋转让人心里非常舒服过瘾。理发完毕,师傅还要拿个小镜子放在头的后面,让你在前面大镜子里看看是否满意。

一会儿,交警来了,找大洪录口供,大洪急了,说人不是自己撞的。这怎么说清,交警先把他的驾照扣掉,然后把他带到了交警队。

大洪成了肇事司机,老人是个孤寡老人,无儿无女,老人所在村的村委借机放下负担,把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了大洪。

大洪没办法,好几次去电视台找那个能给他做证明的人,可找了半天,根本没见到这个人。大洪还写出启事,到处贴,想找人给他做证明,最终还是失败了。

好人不得好报,大洪的心死了,他只好去求交警,先把车给他,他可以每天赚钱给老人治病,不然,他连自己都养不活了,怎么能给老人治病呢?交警想也是,别的又没有好办法,只好先把车交给大洪,还让大洪找人给自己做担保。大洪只好找村委给自己做担保,这样,大洪才能开车。

这段时间,交警已经组织好了材料,村委代表老人,向法院提起诉讼,经过审理,法院判定大洪赔偿老人医药费等30多万元。大洪不服,上诉,中院最终维持原判。大洪没钱,法院只好把他的房子变卖,以补医院医疗费的了。

大洪倾家荡产了,只有一部车自己还开着,可法院已经做了抵押,

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参加工作了,单位每个月发放“洗理费”(即洗澡票和理发票)。在我的印象中,当时济南理发业中有四大“名店”:中国、神仙、奇美、珍珠泉。有时我就攒上两三个月的理发票到这几个“名店”享受一下理发的快乐。

位于大观园北面的中国理发店,是1946年开业的山东省特级理发店,一进门是一个供顾客排队等候理发和购买理发票的小厅,进入理发大厅后,多盏白炽灯与墙面上镶嵌的镜子相互辉映,照得整个大厅通明透亮,里面大都是享有级别的中年理发师,“活儿”干得既仔细认真又干净利落。

那时的“奇美理发店”已经搬到经三路纬二路的路东,进了“奇美”理发店就更舒服了,一楼是男宾,二楼是女部。据说当时的奇美理发店对披巾很有讲究,夏用仿绸、冬用漂布。每当一位顾客理完发,服务员就会立即把椅子周围的长发碎渣清扫干净。进入80年代,济南市的理发业开始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,部分理发店注重理发、烫发、染发等技术的提高,开始向大型化、综合化、高档化发展。同时,扬州、温州等地的个体理发店,也驻足济南,一般只有三四个人,街头巷尾租个门头房,摆几把理发座椅,主要以烫染发为主,没有形成大的气候。

到了上世纪90年代,由于理发行业的多头并进和激烈竞争,一些“船大难掉头”的大店名店逐渐走向衰弱,开始转行或关闭,一些南方来的美发美容店,带着先进的染烫技术和豪华装修开始崭露头角,加上价格低廉的个体理发店的摇摇欲试,仿佛一夜之间,大街小巷里的理发标志——任意旋转的三色花柱灯多了起来。

车成为别人的财产,大洪开车纯粹成了赚钱工具,因为法院跟大洪有协议,大洪租了人的车,赚了钱还要给人交出租费,这也算照顾大洪了。

半年后的一天,老人去世了。人去世了,这事并没有完,法院把大洪逮捕了,虽说是交通肇事,可被撞的人毕竟是死了。

法院判决那天,去了不少记者,因为这事大洪一直不服判,在省城轰动一时,省市区记者都曾报道过,大都对大洪的耻耻行为不满。

开庭后,人家都说了什么大洪一点都没听,问他,他只有“唔,唔”地答应着,他只想着一件事:坐牢。

宣判的时候,法官一声“请全体起立”,大洪清醒了,觉得决定自己命运的時刻到了。法官正要宣判,突然从记者席上冲出一个人,大声说:“请不要宣判,这个人是有冤的,我能证明。”大洪抬头一看,大叫了一声,突然晕了过去。

为大洪喊冤的,正是老人被撞那天坐大洪车的人,前一段问他去西藏出差了。当天坐上大洪的车时,他正开着录像机找新闻呢,老人被撞那一幕恰巧被他拍了下来。让他没有料到的是,好人大洪为此险些被冤枉。幸好这盘录像带还在,终于还好人一个清白。